



Publication: Lianhe Zaobao

Date: Mar 25 2007

Headline: "Oral history" has its difficulties (Memories & Reflections)

“口述历史”有段辛酸史

庄永康
星期话题



“根据本人粗浅的理解，新加坡有分量的作家寥若晨星，主要因为大部分人都在从事严重缺乏历史养分的笔耕。”

国家档案馆最近修订重版有关本地“口述历史”的手册，书名为《记忆与反映——新加坡经验》，惠赠了一本给笔者。原来，新加坡以国家规模进行口述历史档案的工作，迄今已28年了。

书里引述两名移民史研究者的话说，未来世代的新加坡人该对当年第一位副总理吴庆瑞的远见表示感激，因为他倡议以口述历史的方式把新加坡的历史与传统纪录下来的，并在1979年设立了相关机制去进行其事。

口述历史组每年平均录音进度为600小时，截至今年1月，总共收有1万6000小时的录音。访问除英语外，也包括本地各种语文和方言。访问对象不光是名人政要，具有代表性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提供口述历史的谈话资料。

笔者并非历史系科班出身，但基于两个原因，打算在本周谈谈这个话题。其一是曾得历史专业的朋友提点，理解到口述历史对于共同记忆的重要性。其二是阅读了本书之后，发现口述历史的从事方式与新闻工作异曲同工，基本原理一模一样。

今天的访问就是明日的历史，这项口述历史的运作原理，对新闻从业员来说也是金科玉律。

其他的一些大原则也是相同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写新闻须要采访，但新闻室的人力物力是有限的，不能凡是风吹草动都派员前往。所以必须有所选择，有针对性，才能真正采到新闻。

口述历史的访问更加需要选择性和针对性。理论上人人都可以成为口述历史的访问对象，但口述历史组的工作人员总没办法访问三四百万人。那1万6000小时的存档录音，应该是苦心经营而来。

另一个重大原则，是采访要高度客观。公正持平，的确是新闻业与治史工作的最大挑战。访员须懂得提出探索性的问题，而不是让

受访者海阔天空不着边际。然而另一方面，访员却不可以提出引导性的问题，诱使受访者提供访员预设的“标准答案”。

受访者沉默寡言，受访者口若悬河，受访者一无所知，受访者城府太深（以致回答的是预先准备的资料，而不是本人的经历），这些都会影响新闻或档案的素质。

难度最高的，应该是书中第57页所说，遇到受访者破口大骂，言词带有污辱性、种族或性别歧视，怎么办？手册指出，访员保持冷静，接下来避免用问题刺激对方讲更多气话，是应对的良方。

如果要笔者对此书提出一些看法，我首先是举双手赞成专业的、具有热忱的口述历史工作。态度认真的学术人员或治史者，也应好好利用这个现代设施。

书中提到，曾有学者詹士华伦（James Warren）利用口述历史资料，研究1870至1940年间（战前）新加坡的娼妓业情况；国立大学社会学系陈国贵副教授与前官委议员张齐娥，也利用这里的资料合撰了新加坡华裔移民奋斗过程的《出路》。

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动人例子，不过由衷希望新加坡每位文化工作者都应重视国家档案馆的口述历史和其他存档纪录。根据本人粗浅的理解，新加坡有分量的作家寥若晨星，主要因为大部分人都在从事严重缺乏历史养分的笔耕。

去年6月，针对二战回忆的口述历史记录，档案馆的毕观华馆长曾致函《联合早报》，阐明“这些口述历史纪录都备有目录，而且好多访谈录音都有誊本。这是很丰富的资料宝库，但却很少有人去发掘和利用。”

事实上，一个存有珍贵典藏的档案馆，也会因此而名闻于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人，如果关注1936年的“西安事变”，就不得不蜂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因为事变主角张学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Memories & Reflections
The Singapore Experience



国家档案馆新版的口述历史手册：《记忆与反映——新加坡经验》。（书本封面）

良少师生前曾把访问的原声磁带珍藏在哥大。

此外，哥大的收藏也包括张少帅的信件、日记、访客纪录、手稿、文件、照片、笔记、字画、出版物、剪报等。换句话说，不到哥大“取经”，便得不到张学良的一手资料。

眼前翻阅新加坡档案馆的《记忆与反映》，自不免亦兴起历史长河当中个人只是一粒沙的感觉。本书顾问，毕观华馆长在序言中说，口述历史本身固然重要，但他个人对此却另有独特的回忆，因为他是在1983当口述历史访问员，而进入这个行道的。

毕馆长回忆，从事口述历史工作，他曾背负过两代的录音机——从沉重的Uher到轻便的Sony。其实1983年，笔者在《海峡时报》当双语版记者，也曾与研究新加坡上海人社群的毕先生打过交道。回想起来，24年的人海浮沉，往事并不如烟啊！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